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及其深层意蕴

——马克思主义观的再阐释

鲍 金 潘虹旭

【摘 要】马克思主义观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知识性解答思路易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方式,这就需要探究这一问题的深层意蕴。应当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论争中回应理论挑战、辨明理论实质,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貌,而且要以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有机统一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从而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激荡中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观;一脉相承;实践

【作者简介】鲍金,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潘虹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津),2022.2.60~6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项目号:21&ZD012)的阶段性成果。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历久弥新、意蕴丰富,不断被人提起又内含时代新意的问题。从《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算起,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①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达到的真理高度和在实践上显现的巨大效应,马克思主义也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和评价的对象,从而产生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既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能否从党和国家事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整体性视域完整把

握、科学评价马克思主义观及其主要内容,事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和未来命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事关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生机活力。因此,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观,立体呈现马克思主义观所内含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及其深层意蕴,对于我们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不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具有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知识性解答思路及其局限

从概念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观”这个问题最初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出。不过就实质而言,如果马克思主义观是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

点,是人们对学习、认识、评价、宣传、传播以及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马克思主义观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已经随之产生了。综观马克思主义观的发展历程,从性质上可以分为正确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错误或歪曲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正确与错误成分兼具的马克思主义观;从内容上可以分为认识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价值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实践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从理论品质上可以分为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观、感性的马克思主义观;从观念主体上可以分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马克思主义观、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观、大众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看出,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能够透视出多维度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观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内容。本文将主要以无产阶级政治家为例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从1848年公开问世至今,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马克思主义观大致经过了四个代表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自己的理论学说是怎样的以及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理论学说作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阐述,是值得后人反复琢磨、认真吸取的宝贵精神财富。第二个阶段是第二国际政治家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早期尚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观点,但是在中晚期越来越偏向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最后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观留给后世的更多是理论和实践上的教训。第三个阶段是苏联和东欧政治家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代表是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葛兰西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曲折、代价与成就同样巨大、教训与经验同样宝贵的观念历程,虽然不乏列宁、葛兰西等政治家贡献出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堪称精当的科学理解,但是在这一阶段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观,尤其是斯大林在1938年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的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集中展现了斯大林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观点等,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忽视辩证法、体系较为僵化等,这些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相应地固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或教科书模式。第四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代表是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共产党人既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又是师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早期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更倾向于遵循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实际革命斗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很早便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现实路径,并且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一系列科学原则贯彻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从而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道路,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的真理性 and 价值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观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构成,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关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价值与发展进程,更关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荣辱与历史沉浮。对待这一问题,不能仅从知识性、定义性层面上来理解并作知识论意义上的回应。从理论维度来看,只从知识性层面直接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无法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深层意蕴形成系统完整的认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人们往往会从内涵外延、组成部分、功能特征、实践态度等角度进行回答,如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特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等,在明确上述内容之后再加以记忆和掌握。这种知识性思路固然可以帮助人们从整体上比较迅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无法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当代社会实践丰富而复杂的联系,从而难

以揭示马克思主义观所内含的广阔而深远的意蕴。

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学说,它不提供对具体国家及其问题的现成答案,它要求人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内蕴之意。然而一经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历史上曾经比较流行的做法便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个别论断,把这些论断看成是不可移易的客观知识或普遍真理,而不是去追问和思考个别论断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去追问和思考由表面的马克思主义显性论述所内蕴的深层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与精神,由此就极易导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方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②实质上,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均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知识性态度走向极端的表现,都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某种固化知识所导致的结果。其中,教条主义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固化知识性态度的直接结果,而实用主义是固化知识性态度在现实中碰壁后的反弹,两者本质上都是不去深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产物。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从不反思“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及其深层意蕴,而只是把从苏联老师那里所学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径直套用到中国问题上,如此就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

从现实维度来看,仅仅从知识性层面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则无法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作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性解答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形式、纯粹定义的问题,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批判资本逻辑、分析社会实践和指导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实现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以无产阶级

为代表的人民群众实现自由解放的学说。在当今资本主义历经多次经济危机后仍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国内外多种社会思潮甚嚣尘上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发起冲击,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果单纯地给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一种静态的知识性解答,那么这种解答注定是无关社会实践、无关当代现实之本质的外在旁观。这种不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之原则的知识性解答,正是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③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在当代实践中发挥着思想武器作用、在民族国家事业中发挥着行动指南效用的马克思主义,绝不能以单纯知识性的态度来对待,否则就会导致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误解,乃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对马克思主义观及其所内蕴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观绝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怎么样”的知识性、定义性问题,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意蕴和极具针对性的实践指向,这就要求我们透过这一问题的表面知性形式,进一步探究问题的深层意蕴。

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深层意蕴I: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式发展方式

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与各种资产阶级理论思潮、党内各种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而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更是始终伴随着各种思想纷争、理论诘问以及实践效应,既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巨大推动,也经受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社会主义运动挫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经历了类似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篡改、机会主义思潮的伤害、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长期对峙、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危害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越是广泛地参与到改变世界的实践历程中,实践中的成功与失利、经验与教训、误解与曲解就越会回馈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展开自我解剖、自我反思、

自我建构的压力与契机。就此而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对各种争论、探究乃至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动和理论思潮的自觉反思和应对。正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④

从直接性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争论与分歧、歪曲与否定都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自信,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态势,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例如,第二国际领导人在恩格斯逝世之后开始形成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这些思潮在实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观点,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而鼓吹唯心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篡改剩余价值学说而竭力掩盖资本主义矛盾,在政治上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种以马克思主义旗号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瓦解方式极大地干扰乃至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本已严峻的生存环境,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要从理论上反思、克服和超越种种内部瓦解变得更加困难。不过,从事物发展的辩证扬弃层面来看,每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分歧、偏离、歪曲都会促使人们再次回到本原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人们也正是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顾和不断追问中,确证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与外围保护带的统一,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与表现形态的统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辩证法的思路可表述如下: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抽象的同一性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且作为对一系列实践运动和理论思潮的自觉应对,在中介性、反思性层面上深化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最终实现了包含着反思和超越性规定的更深层次的肯定性作

用。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的加速器。

为了更好地论证以上观点,本文试举两例。第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各种派别的理论斗争。虽然马克思在很多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和工人组织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也是实际的灵魂人物,但马克思在很多事关革命运动之关键环节的具体工作和纲领制定上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比如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情况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爆发的产物,是带有特殊情境、偶然性质的突发产物,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巴黎公社的指导思想,以致马克思说“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⑤,而不是它所贯彻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一生中和诸多的资产阶级思潮作斗争,不过恩格斯评价马克思对于这些斗争的态度是“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⑥。而马克思高度重视的是无产阶级组织内部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这些思潮从内部干扰着无产阶级对于科学理论的接受、瓦解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侵蚀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因此马克思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对这些思潮展开批判,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发生“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现象。而马克思每一次理论批判,都是在以直接或间接的理论实践方式展示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以至于马克思很多著述都有“批判”的字眼。我们认为,马克思使用“批判”一词绝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对各种错误理论思潮或似是而非观点的辨析、斗争和超越,这些批判在发挥批判功能的同时,已经历史性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二个例子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观的,尤其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完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因为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回国之后并没有充分了解国内实际情况,因此他

们自认为获得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尚方宝剑”而号令全党,再加上共产国际同样在缺乏了解中国实际的情况下遥控指挥,导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弥漫着教条主义的气氛。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中开始了与教条主义的斗争,通过长期的、代价巨大的理论斗争和实践磨炼,不断开辟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逐渐探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科学解答,不断践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正确方式,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概言之,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是在激烈的理论斗争和实践磨炼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产物,是与教条主义反复斗争的理论成果。

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深层意蕴Ⅱ: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之“脉”

当人们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进行的追问,换言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具体而言,判断标准往往会呈现为以下几种情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虚假的马克思主义,即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保护带,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内容结构的争论。与其他理论学说相比,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发展性特征更加鲜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关系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与客观世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加多样,这必然促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与作为客观、实践形态的物质世界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的态势,以至于面对这种态势,一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直接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与终结,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指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断裂或内在对立。不难看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的追问,而

这一追问又会引出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之“脉”的问题。

从事物的表象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外在世界的冲突与对立确实表现出一些理论上的不协调、体系上的不自洽和观点上的不一致,这是导致很多人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却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品质的重要原因,再加上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更凸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断裂、矛盾等种种特征。然而,一旦深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层面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特征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变世界”之理论的独特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力图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把握实践矛盾从而投身于“改变世界”之实际过程的独特方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之“脉”的重要体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之“脉”,主流观点认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由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组合而成的,并且经过实践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这种主流观点具有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确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始终,并且使得马克思主义保持自身一致的一根红线。不过,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之“脉”仅仅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可能导致单纯的“解释世界”的致思取向。马克思主义固然在“解释世界”层面上表现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特征,但同样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从“改变世界”的视角切入“解释世界”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投身于“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并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不仅规定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与实践过程,有理由成为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之“脉”,而且成为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

具体而言,以“改变世界”为根本视角,才能合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待所有“解释世界”理论的批判态度: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放弃了解释世界的致思取向,却并没有决然地否定一切“解释世界”的理论努力,当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时,他否定的只是那种不从

“改变世界”的视角来“解释世界”的方式,而不包括从“改变世界”的视角来“解释世界”的方式;以“改变世界”为根本视角,才能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偏离与发展、曲折与回归的基准线: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投身“改变世界”的理论方式,所以贯彻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精神的俄国十月革命不是葛兰西所谓的“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⑧,而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际情况的结合,由此马克思主义进入到列宁主义的历史阶段。相形之下,秉承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第二国际则固守由曲解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经济决定论,期待人类历史的发展会自动带来资本主义的灭亡,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放弃革命原则而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从而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背叛。不难发现,是否致力于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贯彻的“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是判定某种理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指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持续地产生着促使人们追问何为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何为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之“脉”的深层意蕴。

四、“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深层意蕴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实现方式

“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对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探究,而这一探究又是由“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所直接引起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是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历来存在着多种互有差异、各不相同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既有很多正确科学的、需要长期坚持的方式,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式,也有很多错误歪曲,因此需要破除的方式,如把马克思的某一句话看作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照搬于各个国家而不问具体实际的方式;既有很多真心实意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真正理

想信念的方式,也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的方式,如西方学术界的马克思学的方式。在这里,有些方式可以以正确或错误的标准加以衡量,有些方式则不能,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问题表现出较为复杂的面相。

进言之,“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存在着紧密联系,这就是当人们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并不是仅仅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而是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提出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问题、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问题。之所以存在这种联系,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的理论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理论投身于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全部价值,“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⑨。这就要求从纯粹形式上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形式深化到比较实质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形式。换言之,形式上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问首先会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要求人们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静观和直观的知识对象,而是要看作不断发展变化、并且应当融入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实践对象和实践指南,这就引出了实践论上的“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

相较于黑格尔理论、康德理论等其他理论,马克思主义缺乏明显的体系形态。但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体系形态,那么这个体系也只是“直接实践意义”上的,体现于经济、政治、历史、哲学等各种论题的阐述中,从而构成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整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唯物主义幻想超脱于世界的做法作出深刻批判:“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⑩传统唯物主义的“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看似超然物外,实则是其所旁观的客体的一部分,这

就要求我们不能像传统唯物主义那样把理论看成是脱离于实践的,而是应该把理论看成是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化的思路。由于实践是异质性因素的共时态复合和历时态生成,而理论只可能是其中一方面的因素,因此,当抽象的理论投身于具体实践的时候,理论必然面临自身的抽象单一性与实践的具体异质性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知性理论的做法是假定实践是一个完整的、没有异质性因素溢出的逻辑整体,然后对其加以分析和综合,从而完成体系的构造。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彻底承认实践的逻辑溢出、异质复合的性质,不承认自己具备事无巨细地涵盖实践生活的能力,而是认为自己只是实践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需要指出,与一般的实践理论仅仅将理论作为实践生活的思想环节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规定自己的根本主题是“改变世界”,即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而且要按照改变实践的要求主动地寻求合适的形式和内容,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必然采取实践化的实现方式,即马克思主义对于实践来说只能是合理形态意义上的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这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必然的实践指向。

五、结语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断被提及且在曲折中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总是根据实践的变革来改变自身的内容和形式,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实践生活。而一些曲解误解乃至抹黑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开放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着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解读,便使得人们难以深入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深层语境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方式、发展方式和实现方式。由此看出,马克思主义观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关联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和未来命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进言之,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科学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背景下,要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深刻内涵、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威力,就必须探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深层意蕴。应当在超越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知识性解答的基础上,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论争中回应理论挑战、辨明理论实质,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貌,而且要以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有机统一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从而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激荡中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如此,马克思主义观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才能展示出深刻的理论意蕴和丰富的实践意义。

注释:

①习近平:《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⑧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